

星期文库

“八水绕长安”系列之四

涝河陂影如画

侯美玲

涝河绕西安之西,源头有二,东涝河发源于秦岭北麓静峪埡,西涝河发源于秦岭梁,两河交汇后北流,主要流域在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境内,以东北流向经羊圈庄、宗家滩、辛栗村、罗什堡西等地,最终于东北方向汇入渭河,全长82公里。

涝河古称潦水,是一条古老的河流。《诗经·大雅·洞酌》中有“洞酌彼行潦”,意思是“远去挑水潦河边”。1952年,考古队在涝河中游的丈八寺发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,发掘出石斧、石环、彩陶、细泥红陶和石斧、骨针、骨刀等文物,以及距今6000年的碳化粳稻,涝河畔远古生活的痕迹被一一保留至今,无不闪耀着先辈智慧之光。

周文王在沔水西岸建立了沔京后,为了保卫京城,打算在沔京西边建一座城池。他视察了涝河的东西两地,觉得两个选址都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,究竟选哪一个让他犯难。官员建议以土质好坏选定。相比之下,涝河西边的土壤肥厚、质地优良,故选定了河西。哪知河东的风水先生却认为河东更好,文王采信了谏言,在涝河东岸修筑了扈城,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鄠邑区。

来自终南山的涝河流域景色迷人,上游的秦岭山区,河流蜿蜒曲折,处处鸟语花香,下游泉水众多,著名的泉有胡公泉、漾泉、白沙泉等。

涝河水资源丰富,河水通过地下暗流成为泉水,附近百姓引河水或泉水灌溉粮食作物。据说,西周时期古陈国君主胡公在今西安市鄠邑区丈八寺村附近修建水泉,泉水可以灌溉千亩田地,这是涝河流域文字记载最早的水利工程,也是涝河水系滋养万顷良田的史实。明代崇祯年间,鄠县(今西安市鄠邑区)的中原里、渭曲里、兴仁里三处土地缺少灌溉水源,当时的知县张宗孟带领民众在涝店镇开挖渠道,成功引入涝河水灌溉农田水稻。到了清朝,涝河流域已形成完善的東西两渠系统,可以灌溉河道东西两岸大片耕地。民国时期,水利专家李仪祉倡导修筑关中地区八个灌区,即泾、洛、渭、梅、沔、黑、泔、涝,旨在解决当地旱灾并促进农业生产,涝惠渠是在原涝河东西渠基础上修建的渠灌工程。

王九思是鄠县人,著名的文学家和散曲家。当时,每当夏秋之季,涝河河水泛滥成灾,百姓出行困难。明嘉靖初年,王九思倡议筹划资金,历时两年在县城西郊建成横跨涝河的十孔拱桥一座,桥面宽7.5米,桥身为花岗石条砌筑,是当时连接鄠县与周边县城及乡镇的重要交通枢纽。王九思曾官居太史,后人为纪念他,遂将桥称为太史桥。随着河道迁移,太史桥逐渐失去通行功能。

“自私自利”

残雪

钱,估计是她妈妈给她的(可能是奖励她做家务的钱)。她有时和我一道去买零食,就分一点给我吃。还有一次,她居然买了一个氢气球,一角钱。那可是一大笔钱呢。“这是我妈妈过年给我的压岁钱。”她说。整整一个下午我和她都在玩那个氢气球。

“麻子,你常问你妈妈要钱买零食和玩具吗?”我问她。

“不常问她要。如果我做了家务,她表扬我,我就趁机问她要几分钱。”麻子做了个鬼脸。

我困惑地望着她,既羡慕她们的母女关系,又拿不定主意要如何看待她们的关系。麻子问妈妈要钱自己搞享受这件事,不就是我们平时所认为的“坏事”吗?

我们家、还有不少人家的儿女们是不可能同父母有这样轻松的关系

的。将自己自私自利的小心思向父母暴露?这该有多么丢人啊。好像唯一正确的事就是压抑自己的食欲和游戏的渴望。到后来,我们长大了,这种压抑差不多都成了本能了。而大部分父母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女其实都怀有“可耻”的欲望——吃好东西,玩好东西,穿漂亮衣服。

又一年春节过去了,麻子从她的一个有钱的亲戚家做客回来,拿了一大包好吃的,用小篮子提着,她同我一块到后院的大树下玩“办酒席”。红色的是鹌鹑蛋,橘色的是油炸虾片,棕色的是巧克力饼干,粉红色的是花生米……都是我见过的极好吃的东西。我们一边玩一边吃,将那些食品全吃光了。我从来没有这样痛快地享受过。我问她亲戚家好不好玩,麻子想了想说:“不好玩。”我又问她为什么。她回答说:“那些小孩都不吃东西,可能平时吃得太好了。只有我一个人吃,他们把我看做乡下人。管它呢,我一个人在那里拼命吃。我告诉我妈妈说,以后再不去他们家里了。没意思。”

有钱人家的小孩是怎么回事呢?一点都不自私自利吗?

成长的痕迹

凌小雅

那是在高二时的一个周末,不知是一时兴起还是年少轻狂,与三个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几十里去爬梁山。直至爬到山顶,从头到尾,那三个同学讨论的一直是吃穿。登山途中我听到的悦耳的鸟鸣,我看到的绚烂的山花,都不曾入她们的耳与眼。站立于山顶,让我心旷神怡的云海,也没能打断她们的交流。

登山在她们,就是一次纯粹的外出,纯粹的体力检测;于我,则是一次放飞与融入。事中与事后,都谈不上尴尬,只是有点伤感罢了。

这个经历让我深刻地体会到“同频”“共振”是怎么回事,对身边的同学开始用筛选的目光走近或者疏离。

有时,我们可能无法选择走哪条路,但可以选择与谁同行,甚至,独行也好过与不合适的人同行。

有人为捕捉猴子,特制了一种木笼,笼中放置食物。猴子伸手入笼抓取食物时,爪子会被笼子的机关卡住,无法抽出。若想脱身,必须放下食物,但猴子因贪食而坚决不肯松手。由此可见,猴子缺乏“放下”的智慧。

初听故事时,只觉得猴子蠢得要命。可低头一想,我们又怎能真正笑出声来?那木笼不过换了副模样,就潜入了我们的生活,甚至盘踞在人心深处。那笼中的“食物”,也并非只是金钱,它或许是刻骨铭心的旧情,明知已是烟云,却偏要在心底反复折腾,任其将眼前的春光耗尽;它或许是功名利禄的幻影,像海市蜃楼般引诱着追逐者,为那虚无缥缈的远方耗尽毕生力量。

人的可爱与可叹,很多时候都藏在这“舍不得”的执念里。这欲望的层叠或堆砌显然是猴子所没有的,不过

也构成了我们的负累。我们总自以为能清晰分辨:哪些“舍不得”是刻骨铭心的深情,哪些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。然而,正是在这分辨与挣扎中,人与人的智慧高下立判:有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,却过不了美人关;有人能淡看情爱的纷扰,却为权杖折腰。每个

紧握与放下

戴冠伟

人心中都藏着一份独特的“食物”,宁可与囚笼共存亡,也不愿松开紧握的手掌,换回那本该属于自己的自由。

所以,“放下”二字说说轻易,做起来却需扛鼎之力,这是一种权衡轻重的智慧,一种审视真伪的洞悉。

禅宗典籍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

事:两位僧人渡河时,见一女子在岸边徘徊,神色中透着不敢涉水的惶惑。其中一位僧人见状,上前将女子背过河去。待到对岸,另一位僧人一路上嘀咕不止,抱怨说出家人不该近女色。背过女子的僧人却淡然回应:“我早已将她放下,你却还‘背’着。”可见,真正的放下,是心境的超然,是毫无念想与挂牵。

我仿佛看见,在遥远的热带丛林中,那只猴子依旧固执地紧握着食物,与冰冷的木笼无声对峙。而我们,是否也该在某个静谧的时刻,摊开自己的手掌,仔细审视一番:那被我们紧握的,究竟是生命的必需,还是那只因紧握而让我们无法脱身的“食物”?没错,放开它所需的并非力气,而是内心那束智慧之光。当那光亮起,笼子或许便不复存在,天地间顿觉宽广无垠。

●老树画画
来信

朋友给我来信,邀请我去山中。那里无钱无事,有云有花有风。